宋元學案

晦翁學案表

朱熹
韋齋子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門人
元城龜山譙
氏武夷豫章
再傳
涑水明道伊
川三傳
安定泰山濂
溪四傳

子塾——孫鑑

子埜

子在——曾孫浚

從孫洪範別見介軒學案

蔡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黃榦別爲勉齋學案

李燔

張洽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輔廣別爲潛庵學案

輔萬別見潛庵學案

陳埴 別爲木鐘學案

葉味道 別見木鐘學案

杜煜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蔡淵

蔡沆 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蔡沈 別爲九峯學案

陳淳 別爲北溪學案

陳易 別見北溪學案

廖德明

李方子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余元一

趙師恕 並見勉齋學案

趙崇憲

趙崇度 並見玉山學案

趙郡

朱之源

劉黼

許子春 並見清江學案

彭龜年

趙善佐

張巽

潘友端
胡大時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王瀚
王洽
詹儀之
李大同
鄒補之
周介
黃謙
王介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高松 別見止齋學案

傅定 別見說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孫應時

諸葛千能

周頤

包揚

包約

包遜

石斗文

后宗昭

喻仲可

趙師葴

趙師雍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又一百五十五人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私淑樓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吳柔勝——子淵

父□　子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陳縯——子□——孫□

柴中行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魏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詹初 別見勉齋學案

蔡和 別見北溪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謝夢生 別見木鍾學案

陳均

趙汝騰——孫必晝——陳仁伯

陳旅 別見草廬學案

方鎔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余季芳 別見介軒學案

俞浙——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熊朋來——子 太古

俞琰——王都中 別見魯齋學案

並朱學續傳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趙汝靚

韓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潘畤 別見元城學案

方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石𡼖
- 杜煜
  -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何鎬　並晦翁講友

項安世

黃樵仲

陳景思　並晦翁學侶

趙不息
- 孫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孫

汝譜別見水心學案

劉靖之

劉淸之並爲淸江學案

劉光祖別爲耶劉諸儒學案

並晦翁同調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晦翁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偏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

梓材案朱子學案本稱紫陽謝山序錄定爲晦翁學案又案諸儒學派自龜山而豫章爲一傳自豫章而延平爲再傳自延平而朱子爲三傳序錄謂文靖四傳而得朱子蓋統四先生言之其實朱子本師劉白水爲龜山門人

亦祇再傳耳

延平門人　楊胡再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韋齋先生松第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嘗爲閩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峯下之鄭氏草堂生先生先生自幼穎悟五歲讀孝經卽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

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之後國富兵强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于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先生武學博士待次歸乾道元年趣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復請祠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全活甚多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

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宰相趙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會浙東大

饑改提舉浙東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先生拜命即日單車就道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于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于饑殍而將在于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知台州唐仲

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以楊公萬里薦除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淮罷相周相必大奏趣先生之任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

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將會覲巳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孝

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辭免太常博士葉適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

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所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切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于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參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于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

以一念之閒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公明剛正之人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輭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于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于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閒是以紀綱不正于上風俗頹弊于下大率習爲輭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

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羡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甚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一心

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嘗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

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
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
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
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屛得賢爲重遂拜命會峒獠擾屬郡先生
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
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忠定汝愚首薦先生
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
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今一二月矣或
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臣願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
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
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

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有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
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興此大役以囈
謔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阽于死亡之際怨望忿切以生
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
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
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
陛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使粗可
居下詔自責減省輿衞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
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
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一
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校量有不當者微駁論難擇其善者

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義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聞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首建僖順翼宣四祖之廟治

平問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
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忠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
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
以爲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其廟制
以辯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
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
用事先生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
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忠定袖還御筆
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宣
獻鑰與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先
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部

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忠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忠定勿使得預朝政忠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忠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歷同安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知漳州潭州凡五任九考及經筵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

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南軒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趙汝愚劉光祖徐誼等前日之僞黨至此而又變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于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

尺步稍以僞名者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
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
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
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
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既沒將葬言者謂
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
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
生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
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
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年十四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

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于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于極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于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辯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攷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

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獻靖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于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三塾埜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百家謹案紫陽以韋齋爲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爲師南軒東萊諸君子爲友其傳道切磋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

姤也稟穎敏之資用辛苦之力嘗自言曰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腳便跌下去可見先生用功之苦矣而又孜孜不肯一刻放懈其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博極羣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其爲閒世之鉅儒復何言哉

中和說一 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于死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

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閒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矣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劉蕺山曰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于一時拘于一處但有覺處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見得大本達道

底影像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乃在于此道邇求遠亦可笑矣

劉蕺山曰這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者端的端的

中和說三

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

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

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則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劉蕺山曰以心爲主及主敬之說最爲諦當

中和說四

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閒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

可不審也

劉蕺山曰畢竟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一路然較濂溪爲少落邉際蓋朱子最不喜儱侗說道理故巳見得後仍做鈍根工夫〇此朱子特參中庸奥指以明道也第一書先見得天地間一段發育流行之機無一息之停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謂未發者存乎其閒卽巳發處窺未發絕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書則以前日所見爲儱侗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爲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書又以前日所見爲未盡而反求之于心以性情爲一心之藴心有動靜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只是一理一處便是仁卽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然求仁工

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書又以工夫多
用在已發爲未是而專求之涵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
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于
心言工夫也第四書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
工夫一節換一節孔孟而後幾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懸拔
朱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子而周子
自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生專教
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之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初從延
平遊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程子主敬之說靜字爲稍
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日用功未免疏于本領致有
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延平立教之無弊而學人向上一

機必于此而取則矣湖南答問誠不知出于何時考之原集皆載在敬夫次第往復之後經輾轉折證而後有此定論則朱子生平學力之淺深固于此窺其一斑而其卒傳延平心印以得與于斯文又當不出此書之外無疑矣夫主靜一語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戶而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亦如短販然本薄利奢叩其中藏可盡也朱子之不輕信師傳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所為善學濂溪者

百家謹案中和舊說序先生自叙幼從學延平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問之亦未省退而沈思謂人自嬰兒至老死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

爲未嘗發耳後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氷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平正明白如此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于衡者皆何謂哉應

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

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

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

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

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何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百家謹案浙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爲先生仁說而以先生仁說爲序今正之

語要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姜定庵曰畢竟理從氣而見說不得理在先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梓材謹案此條黎洲錄自文集答楊元範書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

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麽事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開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

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爲高柔者卻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

是他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

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姜定庵曰磨得急了急字未安易久字如何

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得到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

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閒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尚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卻是專字便

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爲主爲幹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何說得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爾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煖氣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邪曰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嘘吸聰明及其發而易見者爾然既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徧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邪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爾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

也耳則何如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邪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兩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黎洲破邪論魂魄篇曰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者陽之盛也魄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所謂精氣卽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魄依形而立

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如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于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巫覡家死後避衰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弒成王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

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概萬理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懵懂卽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蟲之中牛象蟻蝨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凡愚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也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

邪周公之金縢傅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塌昔罔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儲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卽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齊七日戒陰厭陽厭又立一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孝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

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

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别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問伯有之事别是一理如何曰是别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于壁間寫字但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

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于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衛侯都帝邱夏后相亦都帝邱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

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殺分曉了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是上蔡祖宗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

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閒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于此則其理亦命于此今所謂氣者旣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于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于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于彼者旣無止息氣之具于我者復無閒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旣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覩者也上蔡云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旣集卽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幾復聚此敎之至

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于子孫猶木之氣傳于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梓材謹案此條係自文集答吳伯豐書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閒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此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才付與萬物之初

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淸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淸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絶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愛之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那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底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藍田傳後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

百家謹案泰西人分人物三等人爲萬物之首有靈魂動物能食色有覺魂草木無知有生魂頗諦當

或問氣稟有淸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淸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淸矣而所爲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淸也推此求之可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

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禀于天才禀于氣是也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其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

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所見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梓材謹案此下有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至仁則生矣三十八字蓋梨洲案語然與後問覺是人之本心條心字以下複刪之

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心無間于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

經解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縣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腳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

百家謹案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其直遂不可揜故曰誠若經營往來是好色有不好惡臭有不惡之意矣所患

不誠者謂其欺也欺則謂人不已知而可已欺也究之猶

不善而著善亦知人有不可欺故揜之又謂人能已欺故

著之總是知不致故不誠耳不誠意謂不著實去正心上

用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橫渠志公而意私似未安

問知與思于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

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性只是理情是流去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

情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非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

之閒精以察之乃可見爾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串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養心莫

善于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

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仁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所謂穀種之說愛之理者則正爲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于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卻未曾有定說出蓋此理眞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于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卻包得數者又卻分看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于仁上見得盡須知發于剛果處亦是仁發于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

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求天地生我底意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溫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

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卻謂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義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

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收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于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收

斂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問向聞先生語吾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然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卻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

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過朝

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過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

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爾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陳器之書其全篇載木鐘學案

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閒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

亦只于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以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莫處故只可用處看便省力爾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林德久書

仁只是一箇理理舉著便無欠缺但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脈貫通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

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滄洲精舍又諭學者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卻生于閒事卻熟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

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為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爾須要公平觀理

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逾周密而非發于避就
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棄共點檢者爾
理義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
也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
過只是苟免斷然尤悔而已似此皆不足道也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郤是未熟要將此心
處理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
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爾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
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

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

知得如此是病卻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話矣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道人又云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閒漫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謂是非善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

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便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眞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今于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卻去理會此道理

若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眞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問靜中常用涵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則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則反不是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心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曰眞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卻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爾

問學者于已發處用功此卻不枉費心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

念全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孔子敎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戢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體認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曰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處思慮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爾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曾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見窮理工夫互相發爾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后心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把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于滎陽成皋間彼進

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腳與他捱捱到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便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天理人欲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者尤要密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非還有要分別否曰同行

異情只如渴飲饑食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人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矣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錮蔽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葢天理在人亙古今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是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闘敵縱一時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欲後別尋一箇道

理主執而行才如是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問父母之于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

理人欲之間正當決審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
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于日用間誠省察
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
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
泯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古人瞽史誦詩之
類是規戒警悔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諗自是使人住不
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
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
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贊化育亦

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是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于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損益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

功須是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更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覺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便要養此心令

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點檢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點檢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于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近似間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能便如此也

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

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
問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也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近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卻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

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于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于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于平居靜慮所思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于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于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自于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

物雜于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卽得其眞矣上蔡謂人須自識其眞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于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程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閒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己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旣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靈不昧之體迷溺于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

故某嘗竊疑覺為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劉平甫書一條移入劉胡諸儒學案分作兩條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

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則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梓材謹案此下有李伯諫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静中動起念時動中静是物各付物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虚静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自虚静這箇互相發

主敬存養雖説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静而已所謂静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梓材謹案此條録自文集答何叔京書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静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卻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但要無邪思爾問某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虚静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于事亦兀突所以專于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説敬與不敬在蓋敬是

第二節事而今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才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或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既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

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愈明靜矣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頭無端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粒白豆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粒黑豆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

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别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致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也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擸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

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或問先生以事之煩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方起厭心便不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

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戶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貌言視聽思極至于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于卜筮驗之于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

[illegible]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illegible]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

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殺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殺多事多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人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

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

學者須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漫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存著只纔覺放心便

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在外面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梓材謹案此條末有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至說得來大段精切八十六字移入橫渠學案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敎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沈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銷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

地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秖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

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無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贅語
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夫敬者益深矣嘗使截
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非專是
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
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卻似箇畏字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
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
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
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

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于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閒爾何難而不爲敬即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卻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耡灌漑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

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便于天理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就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道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認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

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于聖人衆人所以異于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何如而爲無暴曰此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致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以主卻在心熹嘗謂只有程先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註惟此說爲當

黎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又曰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

梓材謹案此下有洪暨將歸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

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卻
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見這忠信篤敬
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
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
以差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
把捉豈得為敬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隨事觀理
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于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
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

力處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了這一件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關聚底道理

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

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原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然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卻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

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學者要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

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書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見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言語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來卻不是以意逆志卻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

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爾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辯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乎解借經以通乎理爾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是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問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梓材謹案此下有廖晉卿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又方伯謨一條移爲附錄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江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最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儘力除非無了此氣這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從事于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閒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

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爲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于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

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閒必有不得而逭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眞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于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敎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爾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閒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于讀書攷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于孝弟忠信之所發形于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閒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

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尺直尋而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才人文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黄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

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事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固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于過當便是偏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粗心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常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于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

事去如子路世閒病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為不善者不入此大
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
哉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
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
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須論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
之際限界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腳不定安能有進又
云學者不于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
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真見這箇道

理何富貴之足羨而貧賤之足憂耶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以上梨洲原本

宗羲案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伊川正鵠也考亭守而勿失其議論雖多要不出此二言大較明道之言故欲揚之恐人滯考亭之言故欲抑之恐人蕩其用心則一也然考亭

之悟畢竟在晚年陽明子爲朱子晚年定論雖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則灼然不失也一輩學人胸無黑白不能貫通朱子之意但驚怖其河漢執朱子未定之論不敢信孔孟抑不敢信朱氏是豈朱子之所欲哉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終